

去了一趟老家宁波，探望了阔别已久的亲朋好友。又抽空去了一次工作了将近十年的公司所在地“东裕新村”，在菜场附近碰巧遇到了我的发小，当时在我上班的公司当门卫的“阿方”。他正领着他的曾孙吃早餐。我俩已有七八年没见面了，熟人相见分外亲切。眼前满头白发的他是我老邻居、小学同学，倾情交谈中，不由想起当年的点点滴滴。

阿方和我同岁，今年也是八十二岁了。小学毕业以后就在家务农，互助合作、公社化时长期担任生产队的会计。来当门卫时，早已过了退休年龄，不过他身体保养得很好，腰杆笔挺，红光满面，板寸头有点花白，耳聪目明，那身中山装制服和千层底布鞋总十分干净整洁，在他上下班交通工具——那辆老爷三轮车上总是能见到沾着泥土的套鞋和工作服，他说那是他在地头干活时穿的。清早刚从菜地过来，来不及回家就到公司来换衣服的。

我去过日本很多地方观光，但是，印象给我最深的还是有山有海的鹿儿岛。走出鹿儿岛中央火车站，你就能看到对面的樱岛火山，蓝天白云之下，一座活火山冒着浓烟，坐落在你正前方。樱岛是日本大城市中唯一能够直接看到活火山之处，仅仅这一点，就足够博人眼球了。鹿儿岛人充分利用火山灰，经营着一个个青菜的菜园。火山灰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，种出的萝卜、青菜、大白菜又大又嫩，售价特别贵。又开发出很多火山灰面膜、香皂、护肤乳等系列产品，成为鹿儿岛一大特色产品。

鹿儿岛本岛有雾岛和指宿两个主要观光区。雾岛是传说天照大神降临的地方，指宿是日本唯一可以在海里蒸沙浴的温泉乡。从鹿儿岛中央到指宿非常方便，买张九州自由行的火车票，坐上指宿枕崎线，看着窗外景色，晃荡晃荡，就到了。还有一辆观光专列，名为指宿玉手箱号，是根据浦岛太郎的神话故事特意设计出来的黑白两色的观光火车，车厢内饰全用九州产的柚木制作，所有车窗都是大玻璃，海岸美景尽收眼底。玉手箱号人气太高，我们临时订不上，只能乘普通火车。

慢车晃晃悠悠到达了指宿站。温泉，世界各国都有，但是，能享受到海水中温泉的地方，全世界也少得可怜，指宿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处。站前小广场上就有一个温泉泡脚池，热气腾腾。我们坐在池边，把双脚伸进去泡，不一会，我父亲额头上都冒出了汗，他十分高兴地说：泡泡脚，真舒服。儿子，这个地方好！小妹给我们订了白水馆，这是日本排名前10名的温泉旅馆。每间房间都面朝大海，窗外就是碧波万顷的蓝色大海。指宿海边沙滩和冲绳完全不同，这里的海沙呈黑色，沙滩底下就是海底温泉，赤脚踩上去，热乎乎的。酒店的员工已把沙滩挖成一个可以平躺的沙坑，给游客换上浴衣，躺在坑里，他用铁锹把沙子盖在你身上，感觉十分沉重，仿佛全身盖上一床厚厚的大棉被。躺在沙堆中，每个人仅仅露出了脑袋，面朝大海，身下热气腾腾，我转身一看，老爸居然睡着了。父亲患帕金森病多年，腰疼难忍，热沙垫在腰处，一定会感到很舒服。一般人十分钟就大汗淋漓，老爸十五分钟过去还不肯起来。我怕他吃不消，赶紧劝他起来，他却用山东话对我说：儿子，太舒服了，我再躺一会？我只好硬把他拉出沙坑。

晚上的会席料理极其丰盛。尤其是当地特产黑毛猪火锅，满嘴留香，又有嚼劲。鹿儿岛黑毛猪都散养在山坡上，吃的又是当地红薯，所以肉特别香。我老爸咬一口肉，喝口清汤，笑着对我说：这个是山东老家的猪肉味儿，多少年没吃过了？你们都走吧，我自己留下来住。我妈一听急了：这地方你自己怎么住？你听不懂人家的话，你讲话人家也听不懂啊。没想到我父亲来劲了，说道：他们听得懂我的话，听不懂我可以写字，我要在这里多住些日子。

我想，大概是沙浴让他老人家的腰痛得到缓解，猪肉的味道又勾起了他浓浓的乡情，还真把异乡当故乡了。当然，这也只是一时兴起的话，其实，指宿的寂寞也令人难受，晚上走到街上，居然看不到行人，所有的商店早已关门。这也是日本高龄化少子化的一个缩影。

旅游

公司有一个车间租用在工业区的厂房里，工业区大门口设有保安，阿方则是我们自己车间的门卫，两位师傅隔天轮流值班，主要负责员工的考勤以及内部的日常卫生保洁工作。他在这同一岗位上工作了好多年，员工们对他的工作态度和能力，反映很不错。因为以前担任过生产队会计，所以考勤记账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，员工的出勤、缺勤、迟到、早退账面上记得清清楚楚，一目了然，从无差错。厂区内的清洁卫生也搞得很好。

完成了分内之事后，他还会主动找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来做做。比如，供应商发过来的零部件很多都有木制的包装，他会主动帮仓库管理员拆开，把钉子一枚枚拔出来敲直集中收藏，将木板和木条整理好捆起来交给库房，说：

我去过日本很多地方观
光，但是，印象给我最深的
还是有山有海的鹿儿岛。

走出鹿儿岛中央火车站，你就能看到对面的樱岛火山，蓝天白云之下，一座活火山冒着浓烟，坐落在你正前方。樱岛是日本大城市中唯一能够直接看到活火山之处，仅仅这一点，就足够博人眼球了。鹿儿岛人充分利用火山灰，经营着一个个青菜的菜园。火山灰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，种出的萝卜、青菜、大白菜又大又嫩，售价特别贵。又开发出很多火山灰面膜、香皂、护肤乳等系列产品，成为鹿儿岛一大特色产品。

鹿儿岛本岛有雾岛和指宿两个主要观光区。雾岛是传说天照大神降临的地方，指宿是日本唯一可以在海里蒸沙浴的温泉乡。从鹿儿岛中央到指宿非常方便，买张九州自由行的火车票，坐上指宿枕崎线，看着窗外景色，晃荡晃荡，就到了。还有一辆观光专列，名为指宿玉手箱号，是根据浦岛太郎的神话故事特意设计出来的黑白两色的观光火车，车厢内饰全用九州产的柚木制作，所有车窗都是大玻璃，海岸美景尽收眼底。玉手箱号人气太高，我们临时订不上，只能乘普通火车。

慢车晃晃悠悠到达了指宿站。温泉，世界各国都有，但是，能享受到海水中温泉的地方，全世界也少得可怜，指宿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处。站前小广场上就有一个温泉泡脚池，热气腾腾。我们坐在池边，把双脚伸进去泡，不一会，我父亲额头上都冒出了汗，他十分高兴地说：泡泡脚，真舒服。儿子，这个地方好！小妹给我们订了白水馆，这是日本排名前10名的温泉旅馆。每间房间都面朝大海，窗外就是碧波万顷的蓝色大海。指宿海边沙滩和冲绳完全不同，这里的海沙呈黑色，沙滩底下就是海底温泉，赤脚踩上去，热乎乎的。酒店的员工已把沙滩挖成一个可以平躺的沙坑，给游客换上浴衣，躺在坑里，他用铁锹把沙子盖在你身上，感觉十分沉重，仿佛全身盖上一床厚厚的大棉被。躺在沙堆中，每个人仅仅露出了脑袋，面朝大海，身下热气腾腾，我转身一看，老爸居然睡着了。父亲患帕金森病多年，腰疼难忍，热沙垫在腰处，一定会感到很舒服。一般人十分钟就大汗淋漓，老爸十五分钟过去还不肯起来。我怕他吃不消，赶紧劝他起来，他却用山东话对我说：儿子，太舒服了，我再躺一会？我只好硬把他拉出沙坑。

晚上的会席料理极其丰盛。尤其是当地特产黑毛猪火锅，满嘴留香，又有嚼劲。鹿儿岛黑毛猪都散养在山坡上，吃的又是当地红薯，所以肉特别香。我老爸咬一口肉，喝口清汤，笑着对我说：这个是山东老家的猪肉味儿，多少年没吃过了？你们都走吧，我自己留下来住。我妈一听急了：这地方你自己怎么住？你听不懂人家的话，你讲话人家也听不懂啊。没想到我父亲来劲了，说道：他们听得懂我的话，听不懂我可以写字，我要在这里多住些日子。

我想，大概是沙浴让他老人家的腰痛得到缓解，猪肉的味道又勾起了他浓浓的乡情，还真把异乡当故乡了。当然，这也只是一时兴起的话，其实，指宿的寂寞也令人难受，晚上走到街上，居然看不到行人，所有的商店早已关门。这也是日本高龄化少子化的一个缩影。

旅游

“等我们要发货时可以制作木箱，这样就不用到处求人做包装箱了。”

我劝他不要过于劳累，他笑呵呵地对我说：“反正就是这么一天，坐着是一天，做做也是一天，做人，做人，只要做得动，还是多做做的好。”

阿方不沾烟酒，不赌钱。在厂里吃饭时的下饭总是一些“地作货”：青菜、萝卜、芋艿、马铃薯等等，而且和我一样喜欢清蒸。吃的都是自己种出来的时鲜菜，不吃反季节蔬菜，不但自给有余，还可以经常踏着他的老爷三轮车到市场上去出售。其实阿方家庭条件很好，根本不缺钱花。子女早已成家立业。老两口在征地拆迁时参加了社会保险，还分到了不少补偿款和两间一百来平方米的住宅房。本可以享享清福的阿方就是闲不住，空下来的一天，他也不愿意宅在家里或像其他老人一样聚在村头的热闹处说长道短，而是总想着背上他那把锄头到地里去干活。可是土地全被征用了，连自留地也没有了，到哪儿去找呢？阿方“见缝插针，化零为整”地在路旁、河边、荒芜的屋基地等零零星星的土地上开垦出一小块、一小块菜地，种植、培育、收获。偶尔有人顺手牵羊割走几株青菜、挖去几棵芋艿，他总是一笑了之：“谁吃不是吃，反正我自己也吃不完。”

我问他，你这么大年纪还辛辛苦苦赚这些钱干什么？他说：我这么喜欢干活不是单单为了钱。一则是因为我们这种人是天生的“劳碌命”，不活动活动，“脚骨”会生锈；二则么，我也要做好家里的“门卫”。

家里的“门卫”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阿方笑了，他说，家里的门卫，就是要让孩子们不要丢了我们种田人的老传统，不让外边的歪风邪气侵袭到家里来。现在好多地方都在拆迁征地，很多农民兄弟分到了一套或几套房子，拿到了补偿款，又享受着社会保险，不少人一夜之间挤进了百万甚至千万富翁的行列。有的人头脑发热，手足无措，成

天就盘算着怎么挥霍这手头的巨款。就这样不但丢弃了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，还会惹出祸来。事实也的确是如此。据我所知，我的老家不少人分到了新房就每天东游西逛，不是棋牌室就是跳舞厅，更有甚者还去碰那碰不得的三样东西，不消几年，房子败光了，身体搞垮了，就只得坐在太阳底下发发牢骚，埋怨这不好那不行，看谁都不顺眼。父行子效，“拆二代”的青年人误入歧途的还真的不在少数。

“所以，”阿方说，“我要给自己的子女做一个好榜样，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们，做人、做人，就必须好好做，哪怕你的钱再多，如果不做，也会坐吃山空。”

这个门卫，就是这样守护着自己的家风。



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

方忠麟 摄

春和景明，最让人期待的，衣食住行四事中有俩：一是引诱踏青；一是招呼咬春。

对于咬春，北人盼望已久的，当数春韭，所谓“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”（杜甫《赠卫八处士》），至美也；但在南人心里，对春韭的膜拜要低调得多，被高举高打的，则非春笋莫属，至善也。

一位老友，刚过正月初七就迫不及待地通知：“准备接收来自天目山的雪地簕糠春笋快递哦！”其情峻急，好比脱兔。

春笋，对于中国人尤其南方人更确切地说是长三角一带的人来说，意味着什么？新鲜！新，是“寻芳陌上花如锦，折得东风第一枝”的新；鲜，是西方人弄不懂以至于绝望的“眉毛也要鲜得掉下来”的鲜。当然，笋里，还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密码，值得一探。

中国有两本法书宝帖，曰《苦笋帖》，曰《苦笋赋》。前者是怀素写的，残存“苦笋及茗异常佳，乃可径来”十数字，比较抽象；后者是黄庭坚写的，提到“余酷嗜苦笋……食竟以之开道，酒客为之流涎”，相当具体，可见其地位之崇。

都说苏轼是竹和竹笋的知己，他在《於潜僧绿筠轩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”可谓妇孺皆知。作品结尾，诗人甩出一句：“若对此君仍大嚼，世间那有扬州鹤？”显然，他以为食竹大煞风景，不予主张。

如果人们信奉苏轼说的都是肺腑之言，那么真套得上一句老话——尽信书不如无书。请看，他在《寄蔡子华》诗中写道：“遥忆青衣江

母与母同源，甲文都作“母”（图一），在优雅的跪坐“女”字胸部加两点表示乳房，女子生育后即为人之母，有乳汁可以喂养婴儿，“母”字形义简约清晰历来没有异议。战国始，母字以横代点分化出母字。到秦小篆“母”（图二）婀娜的构形仍与母字相似。母的字义是禁止、不要等，历来也没有异议。那么为何要用母的变身母作此义项？则众说纷纭。

1.《说文解字》母：“从女一。女，有奸之者。一禁止之，令勿奸也。”禁止女子的奸情。以指事符号一横表示禁止。2.有观点以明代小说《封神演义》中的歧视妇女“最毒妇人心”讲法来解析毒，是离谱地理解特定语境下的文学用语。且此讲法较造出毒字的战国时期晚10多个朝代。3.不要侵犯女子。

我低志研思，提出徐说新解：生子成母，母字破点为画成母带出禁止、不要义项，还要从母的字相

中窥得实像母和虚像子（强调乳房的母亲在哺乳，一定有哺乳对象“子”的存在），从而能破解并契合造字先人在母中隐藏的意涵。成为母亲，孩子是母亲的一块心头肉，对孩子呵护有加，哪怕付出一切代价也要保护自己的孩

子。婴儿期，母亲会示意孩子不要

用眼睛看烈日；有太大声响，要捂住耳朵不要去听。孩

提时，母亲会禁止孩子玩火和随便戏水，当孩子也老了，倘若母亲还健在，叮

咛不会停止。母，实为母对子的规谏劝戒而造就的字。

由于母是从母演变出来，千百年来相似的两字在使用中经常混淆，有时

需要从行文中区分。

徐说“母、母”，必须谈到“毒”字。同样千百年来

毒下是用母还是母没有定论。历代书法家大家写毒字，都云里雾里不分，唐

代颜真卿的毒字，两款都有。从母的“毒”，生、母

组出，生（甲文，图三）的构出是中（草）从土地上萌生形

态，古人认为毒上的生之草为有毒之草，禁止（不

要）接触采摘。因此我认为毒草下置禁止义的母合乎造字理据，后来母被写

成母只是汉字使用过程中的讹变。

清代的“毒”字将母的中尾撇截除（图四），见《康熙字典》仿殿版2

函12册全线装本辰集下（1919年5月上海中华图书馆影印）。无中

尾撇的“母”（电脑字库

油焖笋

油焖笋确实比腌笃鲜难对付得多，痛点在于怎么烧得入味、烧出别裁。相信各路掌勺，自得擅场。此处分享内人的烹饪心得，以期抛砖引玉——

去笋壳、老根，切成随刀块，块状尽量粗短而不要狭长，视觉上可显嫩肥一些。

油焖笋的关键，乃是色香讲究度的掌控。油焖并非真的要放许多油不可，然后像焖肉一样焖很久，而是安排像炒一般蔬菜那样的油量即可。油热后，入少许切碎的葱白；待葱爆出香味，将焯水后过凉水的笋下锅煸炒；待有笋香溢出，淋上生抽翻炒一下；放一点点水（防烧干的量），盖上锅盖，文火五六分钟；待笋大致熟了，掀锅盖，转成旺火；滴几滴白酒，再淋点红烧汁或虾籽酱油，撒葱末，略微翻炒，俟酱油开始收汁，即可装盆。

生抽色淡味鲜，先入，可让笋入味；红烧汁或虾籽酱油含甜味且色泽红亮，后入，搭配生抽，不仅着味，还可让油焖笋的色泽显得不那么黯黑、韵味渗透不那么深沉，保住笋的鲜美。

起锅后的笋，有的地方色泽淡朴，尽显笋的本色；有的地方挂着油酱；还有星星点点的虾籽；再加上最早入锅爆得半焦的葱白及最后入锅的绿色小葱碎，这样的油焖笋，很好看也很好吃。

附带一句：油焖笋的汤汁，可以媲美酱爆螺蛳、葱爆蚕豆、清蒸蛏子的汤汁，淘饭极佳。苏轼《送笋芍药与公择二首》有“我家拙厨膳，隄肉笔芜菁”句，是否暗示着手“腌笃鲜”？紧接一句“送与江南客，烧煮配香秬”，是否暗示操作“油焖笋”并取汤汁淘饭？我期待高人破解。

无此形，下文藉“母”代）是母的异体字。《康熙字典》辰集下19：“母”，止之辞，古人云“母”犹今人言莫也。”历史上也常有以“母”形取代母、母的“毒”。第一版《辞海》（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，辰集258页）中的毒与清《康熙字典》毒同款。

起源于宋朝，勃兴于明朝的印刷正体汉字，经过日久岁深的使用传承到上世纪汉字简化前，毒字最主要还是两款，从母“毒”（图五）与从母“毒”（图六），《康熙字典》与第一版《辞海》

的毒属于从母毒。我常提及汉字简化时一些字简得莫名其妙。笔画数相同的耻和耻，没有选正确字义耻于心的“耻”（不过电脑字库保留着），而根据形声关系厘下耳止

“耻”。毒字就歪了头了：面对老祖宗留下两款“毒”，从母毒9画，从母毒8画，无论是字义传承，笔画多少都应该甄用从母的“毒”（由于被彻底淘汰，现在的电脑字库无此款）。经历过病毒肆虐的三年疫情，人们对病毒闻之色变。今天再认真品读从母的毒字也会细思恐极，形不合义的从母毒字还涉及到对伟大母爱的污蔑，对慈祥母亲形象的扭曲。建议有关方面克服各种困难将正体汉字“从母毒”改成“从母毒”（见图六）。如斯，上上大吉矣。

图一 母（甲文）图二 母（小篆）

图三 生（甲文）图四 毒（康熙字典）

图五 毒（正体）图六 毒（正体）

图七 母（甲文）图八 母（小篆）

图九 生（甲文）图十 毒（康熙字典）

图十一 毒（正体）图十二 毒（正体）

图十三 母（甲文）图十四 母（小篆）

图十五 生（甲文）图十六 毒（康熙字典）

图十七 毒（正体）图十八 毒（正体）

图十九 母（甲文）图二十 母（小篆）

图二十一 生（甲文）图二十二 毒（康熙字典）

图二十三 毒（正体）图二十四 毒（正体）